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系列叢書之十一

士聞道
道
為道
昧
上
不
武
韻
進
道
故
建
大笑之
若存若亡
下士聞

樂音儀教科道儀音樂

紅 著
劉 紅
王忠人
袁冬艷
王光德
周 桂
武當山道
自為

百姓日用



新文真豐德出版
不
公
著
印
行

傾且成

能化其化
而不自化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道

負陰而抱陽

三冲氣以存

之所惡

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為稱

ISBN 957-17-1836-X (精裝)

ISBN 957-17-1837-8 (平裝)



9 789571 718378

武當韻：中國
武當山道教科 \$660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 編

武當韻一

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

王光德 王忠人 劉 紅 著
周 耘 袁冬艷

研究資助局（香港） 經費補助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之十一

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

精裝一冊基價 14元
平 12元

主 編：曹 本 冶
著 者：王 光 德
發 行 者：高 本 釗
發 行 及 印 刷 所：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公 司：臺 北 市 雙 園 街 9 6 號
電 話：2 3 0 6 0 7 5 7 · 2 3 0 8 8 6 2 4
門 市 部：臺 北 市 羅 斯 福 路 一 段 20 號 8 樓 之 一
電 話：2 3 4 1 5 2 9 3 · 2 3 4 1 5 2 9 4
傳 真：2 3 0 2 3 8 7 0 · 2 3 5 6 8 0 7 6
台 北 郵 政 3 6 4 3 信 箱
登 記 證：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 6 4 9 號
郵 政 劃 撥：0 1 0 0 4 4 2 6

公元一九九九（民88）年八月台一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本書如有破損或缺頁·歡迎寄換*

網址：<http://www.swfc.com.tw> 29400020(精)

E-mail address:swfc@swfc.com.tw 29400021(平)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系列叢書(七)』

執行編輯 曹本冶

執行助編 劉紅 羅明輝 楊曉勳

『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 編輯委員

曹本冶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

袁靜芳

中央音樂學院

序

近年來，海內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已涉及較廣泛的層面。相對而言，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的研究，卻仍是處於初步的階段，隨著對傳統文化認識的不斷更新及研究範圍的不斷擴展，傳統儀式音樂在整個中國音樂史中的特有價值和深遠意義已愈來愈明顯。同時，基於人為因素，不少儀式傳統現今正面臨著失落的危機，如果再不對它們進行系統性的搶救保護及研究，中華民族的下一代將永遠失去這一部份珍貴的遺產。基於此，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重點對中國的道教，佛教，儒教及少數民族儀式音樂和宮廷儀式音樂進行系統性收集，整理和理論研究，並聯合海內外有關專家學者及研究機構，共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促進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本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陸續在《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系列叢書》內出版。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是長遠性的系統工程，劃分為幾個階段。本計劃1994—1997年項目「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以比較研究在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道教儀式音樂傳統為主，並以其他相關的儀式音樂傳統（如佛教，少數民族等）比較研究為輔助。該項目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主持曹本冶聯同中央音樂學院袁靜芳，統籌協調各地有關學

2 武當韻

者進行的一個小組研究合作項目。

道教是中國本土產生的宗教，它在立足於中國文化二千多年的歷史中，其影響伸展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與中國人的生活和習俗有着分不開的密切關係。不了解道教，就無法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的根源以及中國人的精神基本。道教科儀音樂作為道教的外向行為表現，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春秋前的巫舞樂。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嵩山寇謙之撰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中改「直誦」經文為「樂誦」。之後，在道教的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科儀音樂形成了因時期，教派，地域和場合等的不同而多元化的風格特色。但在這多元的表層結構之中卻有更深層的共性因素。對此，我們的「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之焦點包括：

- (一)道教各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曲目和風格；
- (二)道教儀式音樂演奏的習慣和場合；
- (三)音樂在儀式中的運用及功能；
- (四)儀式主持者的傳承；
- (五)道教儀式音樂與其他宗教儀式音樂（漢族，少數民族及民間音樂的關係）；
- (六)道教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因素。

武當山是道教勝地之一，得以與正一派本山龍虎山并提。武當山道教音樂傳統保存較為完好，是研道教科儀音樂的理想對象。本書幾位作者在學術界對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對武當道樂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的綜合風格特色作了進一步的探討。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得新文豐出版公司大力支持出版，功德無量！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之1997年項目「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香港）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經費補助，在此特以致謝！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

曹本治

1996年9月於香港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通信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

電話（852）－26096718

傳真（852）－26035273

目 錄

序	1
前言	1
壹、「武當韻」論稿	11
一、從韻的角度論說「武當韻」	12
二、從武當道教史的角度論說「武當韻」	14
三、從地緣文化的角度論說「武當韻」	23
四、從音樂形態的角度論說「武當韻」	51
五、從「陰陽」及「五行」學說的角度論說「武當韻」	70
貳、武當科儀音樂採錄紀實（1994年）	83
一、法會要項總述	84
二、各科儀實錄分述	90
三、有關情況補述	116
叁、附錄	123
一、武當科儀內容與音樂	123
二、科儀圖片選	447

2 武當韻

本書參考書目及相關論文	455
後 記	457

前 言

武當山，地處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內，方圓八百里，是著名的道教聖地。「武當山又名太白山，僊室山，孤峰焰起，群峭攢宮，象亦火也。惟奉北宮真武之水精以鎮之，乃有水火既濟之功」。故有「非直武不足當之」的記載。武當山名即此而來。①

武當山峰高壑深，岩洞幽邃，林木茂密，泉甘溪清之自然風貌和氣候宜人的優美環境，吸引了無數隱居、修真、煉丹、採藥者。元代《武當福地總真集》②記載：東漢以前，隱居修真者多失其名，可記載的有尹喜、燕濟、馬明生、陰長生，他們多以符水為人治病、療疾；魏晉後高道山世遠、尹軌、徐子平、劉虬、謝允、翟煒、呂洞賓、陳搏、張守清、張三豐，他們作書立傳，開闢武當山道場，為武當道教文化的發展、教理教義之弘揚鞠躬盡瘁名留千古。

武當山是著名的風景名勝遊覽勝地。唐代為「第九福地」，元大德八年封為「武當福地」，明永樂十五年封為「大岳武當山」，明世宗崇拜有加，譽封武當山為「治世玄岳」，尊其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亙古無雙勝境，天下第一仙山」③

武當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澗，七十二洞，十池，九台。當然這些峰、岩、洞皆與五行、四季、二十四節氣數相關。主峰天柱峰1612米，橫空出世，傲然屹立，其餘諸峰衆星拱

2 武當韻

月般圍繞，素有「七十二峰朝大頂」之說，其勢蔚為奇觀。

武當山為道教名山，其歷史悠久，影響廣遠。南北朝時，著名的佛教「天台宗三祖」之一的慧思曾入武當山訪道。不僅如此，房中甫撰的《揚帆美洲三千年》記述了在秘魯的一個山洞裡，發現一尊五世紀鑄造的奇特裸體女神銅像，她兩手（右手殘）各提的銅牌上，鑄有「武當山」三個漢字，字體近似南北朝的手書。^④由此可見，武當山名早傳海外。武當山的道教建築群，隋朝前不見有記載，唐貞觀年間太宗李世民遣均州刺史姚簡到武當山祈雨有靈，此後在靈應峰敕建「五龍祠」供奉玄天上帝。自宋訖清，歷代皇帝極力推崇武當山真武玄天上帝，屢加封號，虔誠祭祀。明代，成祖朱棣倍加尊崇玄天上帝，遂在武當山上大規模營造道教宮觀，有名者計有太和、南岩、紫霄、五龍、玉虛、遇真、迎恩、淨樂八宮；元和、復真二觀；各蕃王王公大臣亦趨之若鶩，所建庵、院、亭、台、祠計有四百餘處，殿宇道房兩萬多間。到嘉靖年間，武當山有長住道士近萬名。明代張開東在《大岳賦並序》中稱：「補素皇漢武之遺，歷朝罕見；張金闕琳宮之勝，已環宇所無。」洪翼聖在《武當山道中雜詠》中云：「五里一庵十里宮，丹牆翠瓦望玲瓏。樓台隱映金銀氣，林岫回環畫境中」。^⑤

武當山現存古建築還有四十餘處，元代銅殿為世界最早之銅建築，明代古銅鑲金的金殿為國家一級文物，明代磚木結構的紫霄大殿保存完好，十二座重達一百二十噸的聳屋馱御碑石雕巍然屹立。武當山被譽為珍貴而豐富的道教文物寶庫，1994年11月被聯合國科教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武當道教自成一派，在教理教義方面有著自己的特徵，在丹法修煉中也有自己獨立之作為。根據「動靜結合」之理論衍生出

的武當武術是中華武術一大名宗，武林界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當』」之譽。武當武術由宋代張三豐祖師匯集武當已有拳種、劍術而創。武當武術又稱內家功夫，以煉養、保健、防身、開智明慧為宗旨，對延年益壽，祛病御疾、拓寬胸懷，無不事半功倍。「以柔克剛」、「以靜制動」是武當內家功夫的顯著特點。現已知各種拳法、劍法、刀法、棍法、氣功等二百多種，目前挖掘、整理出五十餘種以供人演練。^⑥

武當山道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特點獨具的科範儀式。「武當道」為人祈禱、祭祀、禳災祛病的活動有史記載見於唐代以後。宋代武當山已有大規模建醮、誦經的集體齋醮活動，碑文有稱其祀祭「鐘鼓壯亮，笙磬合兮斗柄垂，冠七星兮九霞衣，進有秩兮退有儀，緣章騰兮啓天扉。」^⑦此詩描述了武當山道教徒在「上表章」時頭冠七星，身披霞衣，步罡踏斗，莊嚴而又神聖地在鐘鼓聲中有章有秩，宣文祈禱，焚表上天的法事過程。元代。武當道教南北派系的合流，為「武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武當清微派為正一派，以符籙經懺齋醮為升天得道的階梯；由北方傳入的全真派，則以誦持和修煉來達到「長生久視」的目的。兩派同棲一山，同處一宮，互為參學，相互融攝。此時的高道張守清、張三豐，融匯兩派之精要，擷取武當之特徵，創立起獨樹一幟的「武當道」。伴隨著「武當道」的產生，其科儀及音樂也以一種新的形式和特點彰世。

元代，由於玄教大宗師張留孫的引荐，世祖、成宗、武宗、仁宗都把武當山玄帝宮視為皇帝「告天祝壽」的專門道場，武當道教倍受皇室青睞。特別是在至大四年九月至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春三月，京師乾旱缺雨，所有郊祀山川——「群望」都祈禱一遍，仍然不雨。皇帝詔武當道士張守清建醮禱雨，張守清預

4 武當韻

報下雨日期時辰，「已而果雨，數日乃止，遠近皆沾足」，而後多次求雨皆驗，元仁宗宣授張守清為「體玄妙應太和真人」。武當山從元武宗後歷代皇帝都在此建金籙醮，多者年達六次。^⑧由此可知武當齋醮科儀在元代已全面規範，其科儀音樂之豐富也可以想見。

明代，自成祖後歷代皇帝一直把武當山道場視為「朝廷家廟」而大力扶植。當時的武當山已成為全面道教活動的中心，擁有全國最大的教團組織，其主要活動就是為皇室舉辦大型齋醮法事。從永樂皇帝始，每年在武當山建醮少則幾次，多則十幾次，而且每次的規模宏大，氣氛莊嚴。建醮事先送來「御製齋意」，甚至還御定「青詞式」。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秋七月，明成祖以武當山宮觀告成命正一嗣教真人、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玉虛宮提點任自垣等率領道衆在玉虛宮「岳祀壇」修建「金籙報恩延禧普渡羅天大醮」七晝夜。成祖御制《金籙大醮意》（包括《聖旨》、《延禧表式》、《青詞式》），刻石立碑，碑的陰面為「登壇法衆」姓名及「登壇執事官員」。現開列於下：

登壇法衆：

都講任自垣、吳大節；法師邵慶芳、張道賢；監齋趙宗純、羅鳳翔；正儀徐復高、朱尊常；侍經周惟中、吳繼祖；詹觀壽、張太和、史慶真；侍香梅月軒、李敬常、李云玉、胡必升、鄭道顯；侍燈施淵靜、楊復遇、顏復淵、傅伯權、王克輝、王崇進、陳志堅；清道侯彭壽、袁用誠。

登壇執事官員：

通政司知事邵正；京衛千戶王賢、王啓、朱興、王振、百戶

蔡玉等；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高謙、右參議諸葛平；襄陽衛指揮王斌；襄陽府同知陳敬；荊州衛指揮鄧青；武昌衛指揮路坦。……等等。⑨

又如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十一月，明世宗以「大禮告成」命第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頴及道錄司左至靈吳尙禮到武當山淨樂宮，率領本山官道四百六十名修建「金籙延禧福國裕民羅天醮」，一壇七日，一壇三日。世宗「具景命之青詞，表聖心之秘祝」。「時則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眞，總兵官清平伯吳杰，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衷，撫治鄖陽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蔣曙，湖廣布政史余枯，按察司副使陳昌、侯倫，都指揮僉事余承恩、馬聰先後來集，執事有恪，晨夕瞻禮」。⑩有關當時齋醮活動的具體程式，明代山志設有專門記載，但以明代文人留下的詩句中可見其大概。副使龔秉德（1541年進士）《宿紫霄宮躬閱醮事漫成八韻》曰：「鐘鼓嚴仙署，燈輝映道房。瑤壇供靜水，石鼎爇名香。教演眞元偈，筵開功德場。芝童調玉乳，羽客薦漿。劍咒驅魔遠，符籙引旻長。經聲雜笙磬，幡影動宮牆。歷歷星明殿，微微月轉廊。坐觀玄景秀，頓使世情忘。」⑪

由於大型齋醮法事的經常化，武當道士向內注意煉養功夫，向外重視齋醮音樂，從而促進著武當道教文化的不斷發展。武當道樂在明代亦發展到頂峰。這是由於武當道教得到了朱氏王朝的崇奉和扶持，在武當山大肆營建宮觀，一百四十里官道士修建了龐大的建築群體，儼然成爲明皇室宮廷的一部份。在玉虛宮建立神樂觀，祭祀建醮活動亦按宮廷制度設置「樂舞生」。「樂舞生」根據宮廷的定制規範，把宮廷雅樂帶進了武當道教科儀之中並占據了主導地位。永樂年間從全國各大名山宮觀抽調四百名道士來武當山，他們皆爲精通經懺和科儀音樂的高道。⑫由於道派不

同，其道樂的風格也各有特點，它們在神樂觀裡進行調諧融匯，使武當山道教音樂薈萃了全國道樂之精華蔚成體系。據明《大岳太和志》載：「戛玉撞金，鳴絲吹竹，飄飄雲端，同工殊曲。擊金鐘兮鏗鏘，鳴玉璫兮琅琅」。精彩的詩句為我們展現出明代武當道教之風貌。

清代康熙年間，武當山全真龍門派大興，大律師王常月南下武當，在玉虛宮公開開壇傳戒，加之明末進士白元福辭官隱修武當而強起當事，修復宮觀，辦教育興學堂，培養道教人才，並委派有志者向各國各地布道，以弘揚全真之教。據有關資料，雲南、貴州、四川青城山、成都二仙庵、青羊宮，都是武當復真觀的傳承法派。^⑬陝西、黑龍江、安徽、廣西、湖南、福建、湖北等地都有武當山的道人去開山傳派，武當道樂也就隨之而傳播到了這些地方的宮觀。現在有不少地方的宮觀使用的即是「武當韻」。^⑭最近見到一份湖南正一派道士所用的科儀範本，同武當太和宮的科書類同。^⑮

清末民國期間，武當道教式微，常住道人多則五百，少則三百，只有一些大型宮觀庵院尚能建醮。三十年代，武當山土匪搶劫，官吏抽租加稅，大部分宮觀道人只能開荒種地度時光，醮事幾近停止。五十年代武當山各宮觀幾乎只有一兩個道人看廟，其餘全部遷散，至此，武當道教活動全部停止，道教音樂也消聲匿跡，不復鳴響。偶逢明春，紫霄宮道人僅誦木魚經而已。

為了整理、挖掘道教文化遺產，1956年3月，襄陽文化局組織了八名還俗的道樂師參加了當地民間音樂會演大會。演出中，喇萬慧司管，梁茂軒、楊振興、沈三司笛，黃天福司鼓，方繼權司鑊，朱福盛司鈸，陳宗杰司鑼、木魚。之後，他們又參加湖北省的匯演。1962年中國音協武漢分會曾組成調查組，對武當山道

教音樂及有關情況作過初步調查。1978年後，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宗教政策逐步落實，宗教活動場所逐漸恢復，宮觀開始有了新一代的道人，道教法事活動也隨之漸興。

1986年至1987年，武漢音樂學院及《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湖北卷》編輯部先後派出人員冒寒暑之苦四上武當山，對武當山道教音樂進行了採錄、整理工作。在此基礎上出版了一部道教音樂專輯——《中國武當山道教音樂》（史新民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

隨著道教音樂的發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對武當道樂的認識也在不斷地加深。特別是本書作者之一的劉紅先生，以「武當韻」加以界定後，在道內外產生了一定影響，對「武當道」和「武當韻」的研究已經成為諸家蜂起的熱門課題。也就是在這一形勢下，我們向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提出了重新整理武當山道教音樂的計劃，並獲准參與該計劃就此課題進行研究。在武當山道教協會的支持下，經過一年的努力，完成了這本《武當韻》的初稿。

《武當韻》除前言和後記外，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武當韻」論稿〉，從「武當韻」的提出入手，就其形成、發展、特點等進行了全方位探討，從而展示我們對武當道樂研究的新成果；第二部分〈武當科儀音樂採錄紀實〉，記述了課題組研究人員進行實地採錄的過程；第三部分為附錄，其中〈武當科儀內容與音樂〉，以1994年農曆九月初九武當山舉行的法會為基礎，並參照《中國武當山道教音樂》一書（其中轉引了該書「早晚壇」、「鐵罐施食」等科儀的部分樂譜），系統整理出16個武當山常用科儀的程序、內容、音樂等，以期比較全面、忠實地反映武當山道教科儀與音樂的風貌。另附錄有部分圖片作參照說明各